

民國二十年十月著

貢獻一點整理本黨的意见

黨的核心問題

如何防止官僚化
資產化

如何實現家庭化
軍隊化

劉健群

第一章 中華民國的危機

第二章 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關係

第三章 中國國民黨現在的弱點

第四章 整理中國國民黨的必要條件

第五章 中國國民黨藍衣團的組織

第六章 領袖問題

第一章 中華民國的危機

謂中華民國將有滅亡之禍，絕非故作危言，以聳觀聽。簡單舉幾件事情來說：

第一：就是國民經濟的貧乏。因為帝國主義的壓榨，戰爭的頻仍，以及共產黨的騷亂；遂使工商凋敝，農村破產。現在全國人民的生活趨勢：有智識的人，大多以辦黨做官爲其出路；無智識的人，便只好當兵；其有不能辦黨做官當兵以謀生活者，則爲反動份子，爲流氓地痞，爲土匪。總之：無論辦黨也好，做官當兵也好，爲反動份子流氓地痞土匪也好，都是一些只會消耗而不能生產的人。一個國家，若是要使國民經濟健全發展，絕不可以讓只會消耗而不能生產的人占全國民中的多數。照此趨勢，日進無已，勢必由小貧而爲大貧，由大貧而爲極貧；國民經濟，非陷于絕境不止。亡國的現象，此其一。

其次便是天災。本來天災流行，何國蔑有。雖自然之威，不可抗力，然在政府方面，若果平素有充分防災和救災的準備，至少可以化大災爲小災，卹難民於不死。可惜過去的中央苦於討逆作戰，而各級政府之不健全，更屬無可諱言，求其不貪污擾民已難多得。此類救

災備荒的工作，當然沒有人肯去過問。前年西北的旱災，空有八百萬元救災公債的提議。結果是一錢莫名，嗷嗷待哺的災民，遂以不了了之。今年江淮的水災，災區之廣，災民之衆，爲亘古所未有。政府方面雖然十分重視，然因種種困難，誠恐救濟的成績也未必很好。在此幾千萬災民之中，老弱者只好病餓而死，一切委諸運命；但是豪強少壯之輩，豈能甘於饑寒，不求出路，挺而走險，急何能擇，平常參加生產的良善百姓，馬上就是殺人放火的盜賊。明末流寇，以飢民散兵爲其中心。今日之勢，與昔何殊。再加以不懷善意的赤俄，用多量的金錢和偏激的理論以誘惑醉麻一部分盲目躁進的青年，對於土匪煽動而組織之，滔天之禍何時可止，亡國之現象，此其二。

再次，則爲外侮，中國所處的境地，比世界上任何弱小國家所處的境地，更不知艱難幾許，比方印度是已經亡了的國家，然其唯一反抗的對象，只是英國，一旦脫離英國的羈絆，便可以成爲獨立自由的國家了，所以印度人革命奮鬥的方向非常單純。中國則不然，以物產極富，土地極廣的國家，介於日俄兩大強國之間，成爲赤白兩種帝國主義衝突的中心點。就日本說，彼因區區三島，不能自給，遂日以侵略中國爲其出路，所以日本過去對於朝

鮮台灣，現在對於滿蒙，皆不惜用盡任何手段，以遂其掠奪占有的目的。簡單說：日本是以中國領土之喪失爲其生存的利益，日本對於中國的進攻，是一毫不肯放鬆的。又就俄羅斯說：雖然他們口裏時常高唱扶助弱小民族的論調，而實際則竭力破壞中國之國民革命的成功，欲納中國爲附庸，而使成爲赤俄對白色帝國主義鬥爭時的第一道防禦線。所以俄國共產黨，明知中國民衆的貧苦已經達於極點，不堪破壞，而仍利用中國的土匪，助長中國的內亂，蘇俄絕非以中華民族和中國民衆的利益爲前提，而決定其革命的方略；乃以俄國自身的利害爲前提，而決定如何利用中國爲其革命的方略。中國一部份的青年，因國家的政治環境不良，和個人的物質生活困苦，遂於不知不覺中甘心接受蘇俄的欺騙，誠爲可哀！簡切言之：蘇俄是以中國喪失獨立性，而求依附於彼爲其利益；所以蘇俄對於中國的侵略，也是一毫不肯放鬆的。日本利用軍閥，蘇俄利用土匪，其方法不同，而其破壞中國的統一，妨害國民革命，使自由平等的新中國，無法建造完成，則爲其共同的心理。除了日俄之外，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，以中國爲尾閥，視眈眈而欲逐逐者，曾不知其凡幾？不過單就日俄兩國而論，也已經儘夠中國受用了。中國在此種環境之下，欲求造成一獨立自由

的國家，平時可以發揮自己的意志以圖建設，遇世界大戰爆發時，亦能用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的行動，而保持其生存和地位，當然無疑地比印度之處境更不知困難若干倍！中國非不亡，以列強均勢之故，幸得而不亡。中國自身的存亡，不決定於自己，而決定於國際的環境，這是多麼的危險！所以當歐洲國家經濟恐慌，稍有自顧不暇的情形表現時，日本對於中國的滿蒙，就可以橫蠻占領。假如歐美的國家再表現無力過問，則占領平津，攻擊長江，公然併吞中國，也是一篇應有的文字。日本人不但有併吞中國的野心，而且確有滅亡中國的計畫和把握；其所以遲遲進行者，完全在看有無其他的國家出來干涉說話而已。日本和蘇俄，都是最有組織的國家，我們看見日本田中內閣的奏摺以及牛蘭赤化中國的文件，真不敢卒讀，不忍卒讀！中國現在的情形，東北已經是決亡了，在長江各省潛在的赤匪，亦正猖狂日甚，兩盜入室，劍拔弩張，得尺進步，而主人翁方昏昏沈睡，哀哉痛哉！中國今後如甘心爲日俄的附庸，爲奴隸，爲墮落的民族，則亦已矣；如欲求生存，求自由平等，苟非全國上下，團結一心，有比日俄更堅強更緊密的組織，萬不足在赤白兩帝國主義夾攻之中，孤苦奮鬥而求出路！然而國民是一盤散沙的國民，本黨也是一盤散沙的黨，奈

何奈何！

貧乏，天災，外侮，有一於此，皆足亡國，而況三者俱備，同志們還不快覺醒嗎？

第二章 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關係

以一盤散沙的國民，所謂經濟，教育，均落人後，而又適當帝國主義進攻的焦點，危險之甚，更何待言！唯一的希望，便是全國智能之士，咸集中於三民主義之下，成一堅強的組織。以此組織領導全國民衆，由物質的建設，精神的培養，分途併進，然後可以解決國計民生上種種的困難，而獲得國際與國內種種的自由平等。所以三民主義雖爲總理所創造，而實因于中國客觀環境的需要。主義如此，黨的組織亦復如此。中國國民黨即負有挽救中國危亡，建設新中國的責任，黨存則國存；黨亡則國亡。

懷疑黨治的人，除一部份求官不遂的無聊政客不足計較外，其他或以爲自有黨治以來，反覺國危日亟，國難愈甚，而不知中國的危機，恰如人體的疾病，從前隱伏在內，既經中國國民黨着手治療之後，便逐漸發見而已。譬如此次藩吉被占的事件，表面上看去，好像國

民黨未當政以前，日本人尚不敢公然出此，殊不知正因為國民黨的政府不肯媚外賣國，竭力與帝國主義者奮鬥周旋，才有此種不幸的事件發生。若果國民黨的政府肯媚外賣國，則日本人早已志得意滿，更何致急而出此下策？所以如果沒有中國國民黨，滿蒙的危機，絕不會減少而只有增加，其理至明。同時，我們要了解目前封建勢力之所以無法掃除，廉潔政治之所以無法實現，其病不在有黨，而在黨的不健全。中國今後，必須有黨，必須有組織極堅強健全的黨。離開黨治，絕無法建造新國家。

單就國內統一的問題而論，誰也知道非國家統一，則一切均無辦法。從前所說不統一的原因，係由於軍閥的割據；可是目前一般在我們腦經中所認為的軍閥，失敗的失敗了，消滅的消滅了，縱令存在，亦經失却破壞統一的勇氣；何以統一的前途，還是依然這樣的黯淡呢？因此可以說目前之不統一，還不是軍閥不統一，而實在是黨內的不統一。再深刻一點說，從前的軍閥，站在黨外，現在有許多軍閥，都搖身一變侵入黨內來了。於是我們就要問黨內何以能容有軍閥的存在；而不能徹底感化他們，支配他們，消滅他們呢？無疑地，我們要承認在政治上軍事上一切之所以無辦法，皆原於黨無辦法，黨內不健全。我們認定

中華民國的運命，完全繫於中國國民黨的身上，無黨亡國；有黨而不健全，不能澈底掃除封建勢力以靖內患而禦外侮，亦非亡國不可。我們必須更進一步，檢閱本黨現存的弱點安在？

第三章 中國國民黨現在的弱點

一個真正中國國民黨的黨員，必須由愛黨的立場，隨時檢閱本黨的弱點，貢獻良好的意見。我們愛領袖，愛同志，但我們更應當愛革命的進展和主義的成功。我們現在感覺本黨的弱點實在太多了：

先就黨與黨員的關係來說，現在本黨可以說大部份的黨員是找不着黨；而黨也是找不着黨員。黨對黨員止於列名造冊；黨員對黨，止於報名領證。做黨官，吃黨飯的黨員，似乎還可以扣一點黨費，此外連繳黨費，貼印花，都有時辦不到。除了各級黨部專門辦黨的人，簡切些說，就是替黨的機關辦理公文黨員而外，其餘的黨員，都不外是和有權力的私人發生着關係，尋求自己的生活。好一點的人，也無非是在尋求個人生活之餘，還憑着各人

的理想，根據本黨的主義，政策，替社會盡一些希微的責任。等而下之，或者是莫明其妙，與黨無關；或者是鄙劣貪污，爲黨之玷，簡直不堪聞問。本來黨的作用，就是團結思想相同的份子，更使此種份子貢獻其思想才力爲黨的活動，以一定的計劃，整個的行動，去領導社會，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。所以黨員的工作，應該受黨的支配。黨員的工作情形，應該隨時報告於黨。黨對黨員，應得要隨時加以考察，努力者獎勵之；弛懈者警懲之；發生困難者補助之；行動錯誤者指正之。這才算得是黨有黨員，黨員有黨。平心而論：現在的我，自問當然是三民主義的信徒，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，所担任的工作，也不爲不重，然而我的工作，是黨支配我的嗎？還是我自己去尋求的呢？我是否隨時將我的工作情形，報告於黨？而黨對於我的工作，又是否有相當的考察和指導？我且如此，其他類是於我，更次於我的黨員，如何說得上和黨的關係。無怪乎本黨的黨員多至數百萬，結果對於封建勢力，對於帝國主義，只好空呼打倒的口號，而望洋興嘆一籌莫展了。懷抱改造社會思想的人，因爲各憑良心的行動，不足以收效果，所以才有結合爲黨，以求步伐整齊的必要。如果有黨以後，黨員的行動。依然是個人的行動，試問黨的作用安在？何必多此一舉？

其次說到領袖：黨的領袖，不外由其對於黨的理論歷史人格努力爲一般黨員所景式而自然形成。黨員對於領袖，因有公同的信仰，而領袖自身則只覺爲黨服務，不敢役人，絕不自認其爲領袖，而非領袖不可；假如一黨之內，客觀上具有領袖資格者不爲一人而爲數人的時候，則領袖與領袖間的關係，仍不外一普通黨員與黨員的關係。不過既有領袖的資格，則當自知一言一動皆於黨國發生莫大的影響，更應當比一般黨員加倍的注意，加倍的謹慎。現在本黨中央同志之不團結，實在令人痛心！不團結的原因，在當事者各是其是，自覺都有充分的理由，然在一般小黨員和民衆的心目中，殊不能爲之曲諒。我們認爲獻身於黨國的人，應該只有公的感情，革命的感情，果使對於革命救國的方法和途境，彼此見解不同，當然不能強合；若見解無多出入，即絕不應由私人的感情意氣而生齟齬。因私人的情感而致妨害公的行動，由革命的立場說，就是不革命。我們對於中央同志間的分合，不願作任何批評，以免有抑彼助此，攻擊個人的嫌疑。而且即使清算舊賬，指摘出誰是誰非，亦於黨的工作沒有多大的益處。我們只希望中央同志由其對於黨國的責任上着想，各自反省，彼此開誠相見。如果對於理論上尙有不同的見解，則着眼於救國和建國的立場，以求真

理之所在，自然不難統一。若不幸而有權利意氣之事！則當痛自悔恨，從新做起，以副全體黨員和全國民衆的希望。

次說到領袖與一般黨員的關係：領袖對於黨員，應該是絕對的親愛。領袖指導黨員，黨員信任領袖，一齊向革命的大道前進。但是現在我們見得到的，在領袖與黨員間，只有利用，只是隔膜。黨的領袖對於多數黨員，就根本分不出誰是忠實的黨員，誰是非忠實的黨員。譬如一個銀行經理，不知道銀行裏面有多少的財產，這是多麼的可笑！至於黨員方面，大都不外利用領袖，以求達到個人升官發財的目的。當領袖的，也似乎只要他能夠喊幾聲擁護自己的口號，便確是忠實的同志，縱令其人對於社會爲非作惡，也都在不聞不問之列。我們看見有人在領袖之前痛陳黨員的罪惡，而領袖不覺其責任的重大；我們看見有人在黨員之前醜詆其領袖的行動，而黨員不僅不代爲申辯，且又從而附和之。大家都說同志的關係超於一切，領袖與同志間，至少要如兄弟般的親愛，然當弟罵兄，當兄罵弟，皆非引起對方之氣忿不可。何以領袖與黨員間竟如此漠不相關呢？於此，我們就應當深深體會其內容癥結之所在了。

再次說到黨員與黨員之間，更是令人齒冷。所謂同志，絕對沒有同鄉同鄉的關係親密。現在軍政機關以及各種團體會社，舉凡利之所在，有關衣食者，大都以親戚同鄉同鄉種種封建的結合為主，真正想到同志，想到用同志來爲黨工作，爲社會服務的，實在不容易見到。同志二字，成爲了普通的稱謂，似乎還不及某某先生，某某兄，來得慎重，顯得親切。再進一步，則所謂同志的資格，完全以地位而爲決定；有地位的，軍閥也是同志，官僚也是同志，而且是重要的同志；沒有地位的，不管你對於革命如何努力，對於主義如何忠實，只能算是社會上的弱者，你雖然有思想，有行動，然而你不懂人情事故，你在地位上落伍了，你就不能得到所謂同志的憐惜。最可恥的是同爲黨員，大家戴起藍色眼鏡，你猜我是某人的信徒，我說你是某人的走狗，各人看輕對方的人格，也看輕自己的人格。僅有一點點聰明才智，完全在此種相疑相忌之下而相抵相消，所以只見有黨的名稱，而見不到有黨的工作。

至於黨與民衆的關係，論理至少要辦到能相互了解，相互信任的地步。何以要有黨？根本原因就是在解除民衆的痛苦。黨不單是黨員的黨，而是民衆的黨。必須要能深入民衆，領

導民衆，得到民衆的信賴，以廣大的民衆爲黨的基礎。離開民衆，便失却了黨的意義。現在我們的黨，似乎太使人民失望了！不僅是離開民衆，而且有許多地方，簡直爲民衆所嫉視。撫我則后，虐我則仇；民衆的希望，就是他們自己實在的利益。有許多人總怪民衆不識大體，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國家，然而試問歷年以來，國家財政困難，文官減薪之議鬧了許久，結果何嘗能夠辦到？可見不只是眼光淺短的民衆愛好自己的利益，就是自命在領導民衆的官吏，又何嘗不力爭自己的利益？中國人最大的壞處，就是不肯設身處地，爲他人着想，處處曲諒自己，事事苛責他人。坐汽車的，總嫌步行的走得太慢；住洋房的，總怪其他的黨員不做下層工作。也不知是真糊塗嗎，還是假裝糊塗？我們相信，黨的中央有幾件事，如裁撤厘金，取消苛捐雜稅之類，在已經實行的地方，或能得到一部份商人的滿意；但是中國大多數的民衆，何只於此？青年對於本黨現狀的不滿，自是狼顯然的事情，就是狠有組織的士兵，又何嘗能在黨的領導之下解除了他們的痛苦。中央所發的餉款，大都被高中級的帶兵官層層剝削淨盡，而士兵無從收得實惠。做政治工作的，只落得一個賣膏藥的頭銜，受盡了官長士兵的譏諷，尤其是本黨同志沒有深入農村和工場，探討農民

工人的隱情，予以適當的領導，平時形勢隔絕，一有罷工暴動之事發生，究系出於民衆的呼籲？抑系受了旁人的利用？簡直莫明其妙。到得無可如何之際，便抬出政治上的權力來鎮壓他們，久而久之，在黨的方面，總覺得民衆不幫助我們，不了解我們。殊不知軍閥，官僚，土豪，劣紳，都攬上本黨的招牌在那裏欺騙民衆，魚肉民衆，就是本黨的黨員，也把眼睛看花了，頭腦弄昏了，叫民衆從何處來認識本黨，信任本黨？中華民國的民衆，可說是馴善極了的民衆，他們絕沒有意外的希望，過分的要求。果然本黨確能給予一點實際的利益，他們無有不歡欣鼓舞，感恩戴德，永世不忘的。無如本黨始終不去過問他們，又讓一般假革命的人去蹂躪他們，而不能制止，民衆自救無策，呼籲無門，安得不懷怨本黨？本黨的同志，於此應該十二萬分地痛切反省！

居嘗細思，本黨何以會弄到現在領袖不和，同志漠然，民衆失望的地步呢？表面上雖然千頭萬緒，其原因甚多；而根本的癥結，要不在本黨以內有權利觀念的存在。雖然大家都說入黨是來革命的，爲義務而非權利，然而權利者，衆人之所欲也。黨內既然有了權利，誰復念及義務！同志之間開始競爭，由競爭而隔膜，由隔膜而對敵，於是黨的工作，便無

形中攔在一旁。說者稱此爲黨的腐化，腐化是本黨絕大的危機。本來幾百年來，中國社會，就是一個升官發財的社會，官無大小，都有生財之道。現在本黨以黨訓政，在訓政時期，無疑地要以黨握政治的大權，要以黨員充任重要的官吏。但是越是權力之所在，越是利益之所在。一個市黨部的委員，可以在二年之間，發幾十萬的大財，而不足怪。於是當黨員，做黨官，做官就發財，發財就享樂，就腐化，就忘却了革命，這一套傷心的步驟，成爲了不可避免的事實。本來發財人未見得就不能革命，然假名革命而個人發財的，絕對是不革命反革命。比方我是中央委員，或者是立法委員，同時我又在南京買了幾百畝的地皮，試問我對於平均地權，將抱持若何的觀念？我對於土地法的制定，會全然不顧慮到我的利益嗎？假如真不顧慮我自己的利益，我也不會去買地皮了。社會上的事情，在富人和貧人的眼光中看來，完全兩樣，冬天的大雪，乞丐們看見會發抖，飽食暖衣的文人學士們看見，却正好藉此飲酒賦詩，以爲增加不少的清興。所以惟聖人能知聖人，惟有窮人對於窮人的痛苦才了解得深切。中國國民黨要爲大多數貧苦的民衆解除痛苦，必先要保持自己的超階級性，不要使黨內有官僚化資產化的趨勢。現在本黨黨員所由之路，不是向民間去，

而是向上鑽。今天入黨，明天想當省黨部委員，進一步就想當中央委員；當了中央委員，又想兼任政府的重要官吏，大家都向着權利之途而邁進。個人的力量不足，則經營小組組織以爲爭鬥的工具，當大黨員的，平時總得設法養起一批打手，不爭氣的小黨員，則隨聲附和，以求自己的出路。平時不會養打手不會隨聲附和的黨員，就難免有落伍的危險。黨的主義政策，還容易研究，黨內的小組織小派別，實在難得研究。照此種情形，誰還有餘力去做下層工作？誰還肯去做下層工作？做下層工作的，沒有整個的黨來保障他的生活，振作他的精神；如果他在黨內平時不認識一二領袖，即使爲黨努力以致被封建勢力或反動勢力摧殘而死，簡直是螞蟻子在石洞裏叩頭，叫做無人得見，連燒埋費都無從領起。所謂黨的力量，安得而不相抵相消，無形漸滅？聽說某某市黨部選舉四全代表大會的時候，有消耗運動費在萬元以上的。平常無人理睬的黨員，到了那幾天竟每天都有幾處的應酬，公然納之上座。尤其最痛心的，據我所知，有幾個省市平素最親密而且是同一小組組織以內同志，爲了競爭選舉，竟弄得彼此參商。這是甚麼原故呢？是主張不同嗎？是思想分歧嗎？都不是的，無非爲了權利，爲了自己升官發財的出路！總之，當中央委員的，有大官可做